



(代序)

我女自幼素有奇语异想。三岁时指落日在水中之倒影而言：“太阳公公洗澡”；五岁时吟白兰花云：“白云绕树不愿回”；七岁时，问及与世界形成相关的深奥问题：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如佛教故事、中国古代女娲补天故事等均有洪水泛滥、人类濒临毁灭之论？更有甚者，初中毕业时振振有辞地告诉我，人类根本不是猴子变的，而是一次次文明高度发达又毁灭后，遗留下的人种再度繁衍而成而已。并危言耸听地说，世界不久将又一次……

读书时，小女从来自有一套方法。所有课本书页的空白处，均有小说、散文和漫画小人（为预防老师查看，练就一手无人能识的“鬼画符”字体，每当老师质疑均辩称为课堂笔记，阴谋每每得逞从无失手）。语文课常请病假逃课，但总能考入年级前三名，并捧回若干桂冠奖项。不甚喜欢理科却挑战自我，高中偏选中理科班就读。高一英语成绩奇差，却能阅读中国电视报英语版，大学更打了一份英语导游的工，挣了一笔票子。





大四突然感悟过去若干年的学习都是被家长老师左右，于是听从自己的兴趣考上了没什么“钱途”的冷门专业研究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上了博士。时常以女博士中比较像“人样”的一群而沾沾自喜，故成此书，污染诸君耳目。

此书虽妙趣横生，读之不忍释卷，但奉劝诸君切勿被其蛊惑，成其同类，以免天下父母都以本人为攻击对象：为何纵容其女若此耳？

——一位女博士的“博士后”妈妈

注：“博士后”非关学历，乃博士之“后勤部长”之简称也。

看完此序，乃知有其母必有其女也。哈哈！



目 录



一、 博士与女人

高校里流传着这样一句经典的胡说八道：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宽大的博士袍和方方正正的博士帽的确足以抹杀女人之所以成其为女人的一切标识，于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女博士终于在传说中被越来越妖魔化。其实女博士不会长三头六臂，世界上也不会有第三种性别。她们同样可能拥有靓丽的容颜、窈窕的身姿以及温柔的天分，不过是比一般女人知识多一点点、理性多一点点、嫁人难一点点。当然，最要命的是她们的学历比大多数男人都高一点点……

二、 爱情与女博士

一般人的爱情，恐怕都不过是生活这袭华袍上爬过的无数虱子中的一只罢了，被吸了血，痒一阵子，也不过落几滴泪，就提起精神面对其他人生种种了。而当女博士回首初恋往事，却自有一番高论：被爱总是被人肯定的表示，既然世界上有那么多从来没有爱过我们的人，可是我们都不讨厌他们，那么为什么独独对于一个曾经爱过自己、对自己好过的人却要那么厌恶？爱情里没有谁对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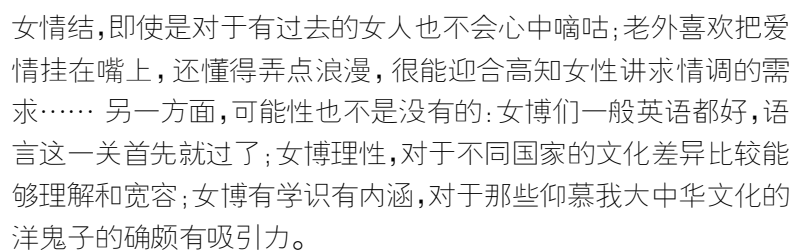
0 0 0 0 0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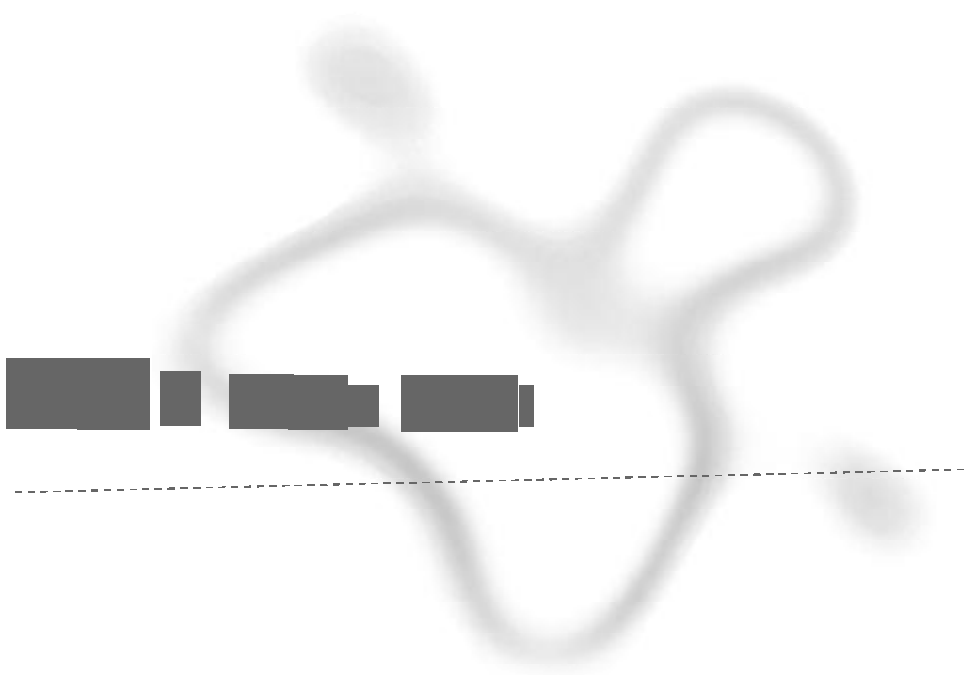
3



0 0 0 0 0 0



最聪明的人往往犯的都是最笨的错误。不管多么明智的女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都有糊涂的时候。对于女博，饭票不再是婚姻的必要条件。然而，当婚姻不再关乎饭票时，择偶的标准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所以优秀的女人总是不太明白：我到底要什么样的男人？女人们都希望碰到一个踩着七彩云朵的盖世英雄。但优秀并不等于爱情。感情其实很简单，也很平淡，不过就是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罢了。



紫霞仙子衣袂飘飘，牵着一头在网上被广泛讨论物种^①的坐骑，来到盘丝洞前（当然那时还叫做水帘洞）。

忽见一个神情恍惚，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奇异人士坐在地上，茫然四顾。

“女人？”

那人犹豫，审视自己胸前悬挂的斗大文凭。

“女博？”

“……”

“谢谢！”

仙子仿佛得着了答案，翩然走过……

——引子

^① 《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片尾，至尊宝回到五百年前的水帘洞前邂逅紫霞仙子时，紫霞仙子给了至尊宝三颗痣，当时她的台词是：“就像我的骡子一样，给你盖个章！”但到《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一开始重演这一情节时，紫霞的台词却变成了：“像我的驴子一样，给你盖个章！”此事乃是大话迷的基本常识。一笑。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在直升天堂，我们都在直堕地狱。”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在直升天堂，我们都在直堕地狱。”

以上这段出自老好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爱看《春秋》的香港个性演员黄秋生老兄在 2003 年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晚会上的致辞也引用过这段经典开头。然而推敲起来，显然这段话与其说适合这个时代，倒不如更适合形容当代优秀女性所面临的独特境遇。一方面女性地位的飚升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优秀的女性都不约而同地面临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处境——婚姻难觅。”

韩默的面前，是显示着这段话的电脑屏幕，右手边胡乱丢弃着



一个信封，乃是程曦刚给她从院里带来的一封晴川书院的博士录取通知书。不过这封信根本就没得到什么重视。其实，韩默心里清楚，考博比考硕容易得多：少了政治，英语又不是全国统考，专业课也更重视对于思维能力而不是知识的考查。像她和程曦这样的在读硕士来考本校本专业的博士，基本上只要认真复习，分数过线是情理之中的，只不过是公费和自费之别罢了。如今考到公费，学费免了，每月还有几百大洋的补贴，也算是对得起自己那段复习的辛苦了。

程曦这阵子作明清研究，热爱摆皇帝谱。她看看电脑上的时间，跳起来道：“韩爱卿，已是午膳时分，摆驾御膳房吧？”韩默把信封往抽屉里一扔，就跟着御驾亲征的程曦去食堂打饭去也。

这个信封倒是在韩默的家中很造成了一点波动。从前韩默英明神武的老妈带着还是硕士的韩默在街上“耀武扬威”地买菜的时候，得来的是一片赞誉之声。但如今韩默成了博士，赞誉就有点变了味儿，“你女儿还读啊？”“女孩读这么高？”“她还没对象呢吧？”话里话外都透着点怜悯的成分。

韩默可爱的外婆就直接得多了。老太太解放前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了学，老觉得一个大学本科就等于古代状元，大过天了。从韩默上硕士那会就心里不痛快，如今听说外孙女儿又考上了什么劳什子博士，还要再读三年，泪汪汪地见人就说：“老师到现在还不让她毕业呀。要读博士啊，可怜哦……”韩默那叫一个绝倒。她后来跟程曦说，“要不是我心理素质强，非让老太太气背过去。”

程曦倒好，当时就想买票上韩默家，看老太太那可爱万分的抱怨，可见哲学人士思维之与众不同。

程曦是那种“人间处处有欢乐”的可人儿，因此人缘极好。韩



默老怀疑是不是老天爷的造人流水线在程曦的制造过程中出了差错，下料的时候多下了一人份的欢乐，不然这傻孩子干嘛整天乐得跟中了八百万似的。

在一般人眼里，韩默和程曦这两个朋友也就是传说中的“绝配”了——程曦此人活泼开朗，豁达疏爽，反应奇快无比；韩默这厮看似漠然，骨子满是冷幽默，天生一把清冷的好嗓音，所以说起笑话来对比强烈得无以复加，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程曦对此崇拜得要死，直说要不是碰到韩默，定然无法想像小龙女说相声是什么感觉。

两个女人都是学富五车的文科博士，也算得势均力敌。搭在一起，正巧一个发球，一个接球；一个逗眼，一个捧眼。两人就算日常聊天，旁边的同学也就像听对口相声一样，笑得要死。

其实要不是考博，这两个后来被称为绝配的人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交情。一是韩默是文学院的，程曦是哲学院的，从交际圈到学习的路线根本都没什么交集。二是程曦这人个性大咧咧的，走起路来形象又跬，让本就不爱交际的韩默有点“敬而远之”。

所以两人只是彼此知道有这么个人，尽管在同栋同层住着，天天打饭打水的看得脸熟，就硬是三年没说过话。

说起来晴川书院也算是国内一著名的重点大学，到晴川书院读研的，原本都是天南地北的牛人，多少都有点端着，谁也不跟谁主动套瓷。因此有不少人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错过了不少珍贵的革命友谊。

直到博士生英语考试那天，两人几乎同时提前交卷，所以同路回宿舍，可路上总不能就两个人默默走吧，才打了个招呼，正式开聊。没想到这一聊竟然投缘得很。

人跟人之间有种奇妙的东西叫做缘分。韩默没有想到，到了



这把年纪,还会被一个人这么轻易地进入心里……

刚知道程曦也考上了,韩默那个乐啊,感觉就是硕士那会儿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自己面前,自己没有珍惜,没想到老天又给自己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期限至少三年整。

时光荏苒,韩默终于正式踏入了“传说中的博士界”。她终于慢慢意识到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和硕士录取通知书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在他人口里,硕士都和高薪工作、优厚待遇以及羡慕连在一起,那么女博士最直接的联系就是婚姻问题。韩默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婚姻问题会突然变成这么一个万众瞩目的问题。她的父老乡亲突然在一夜之间都显示出为她婚姻担忧的关心,这关心夹杂着三分好奇,三分猎奇,还有四分则是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心理平衡的舒坦。

另一句经典的胡说八道则直接概括出了韩默如今在他人眼中的地位:“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

程曦经常“愤懑”地说:“什么第三种人。我就不信,都女博了,当个外星人还不够格?非让我在地球人里扎堆。”

不过在一般人眼里,女博士还真就和外星人差不多:一是远的跟住在外星似的,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类人存在,可从来没见过。不了解当然就容易产生隔阂,隔阂自然就容易妖魔化。二是发怵。杨二嫂开个豆腐店都够厉害了,女人读到博士,那得多嚣张啊。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科的女博韩默见的不多,不好发表意见;但文科的女博倒是五官正常率远高于传说,就是漂亮的也不少。

其实女博也是妈生爹养的,又不真是外星人后裔。光算五官正常的几率也未必就丑到令听者伤心、闻者落泪的地步。



再者说了，读书都读到博士的人了，多少也算是知书达理，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个性怪异的。主要是读书人干什么都比一般人打眼，偶尔有个把负面的消息立刻传得满城风雨。谁要是静下心来算算，市井之徒里不讲道理的女人难道还少了？算起比例，还是女博士里脾气好的概率大。只是人们一边听着众多流言，一边却又难得见个女博以正视听，期待值低也是情有可原。

另外也许是由于历史因素：从前读博士的女性，多半都是结婚生子，工作多年以后才会来读博。这样一是年纪偏大，二是不会把太多心思放在打扮上——女人打扮与不打扮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从前人们多把女博等同于不好看的书呆子的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如今时代不同了。有半数女博都没有工作过，从本科、研究生直读上来，年纪多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左右，本来就不太大，而且因为一直待在学校里，没有沾染太多社会上的习气，看起来都比真实年纪要小，漂亮的也不算少。加上现在资讯发达，要学打扮也并不难，恐怕和以前大家观念中的女博已然大不相同。

很多时候，韩默都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这样一批优秀、理性、又比一般同龄女性单纯可爱的女博士会成为婚姻的老大难。

中文系女生的素质向来偏高，然而即使身处美女辈出的中文系，韩默也绝对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在英文中，“美”与“漂亮”不是一个单词，漂亮“pretty”形容的是外在条件，美“beautiful”则用于形容整个人从外在到气质的总体效果^①。

^① 所以电影《风月俏佳人》的英文名叫“Pretty Women”，因为主角出场时就是一个在西方人眼里没有气质可言的妓女。



所谓气质，就是让路人还来不及想这个女孩算不算漂亮，
就已然被慑服的力量。

——彩云雨田 题绘

用程曦的话说：“看见了韩默就知道什么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有她在，一般的美女立刻被衬成了庸脂俗粉。”韩默的室友江荔，单看起来倒真是夜明珠一般的美女，但一旦和韩默站在一起，只觉得一股俗味直冒出来，生生地被比成了鱼眼珠子。

所以韩默不漂亮，但非常美。论五官，韩默只能算得中等，可是她有一种疏离世外的飘忽的美感。即使是站在一大群出色的美女之中，一眼看去，最显眼的还是她。

程曦给韩默起了个外号“异乡人”，就为了形容她那种充满了极致的疏离感的独特气质。还别说，那种脱俗的味道特别受文科人士欣赏，所以韩默在浑然不觉中成了一大群文科女生的仰慕对象。

用韩默的忠实崇拜者老徐的话说：“韩默是那种少有的，能把八块一件的衣服穿成八百块的人物。”

程曦的几个狐朋狗党因为听多了对韩默的仰慕之词，颇不以为然，特地在“名满晴川书院”的餐馆小观园摆下鸿门宴，要看一看韩默的庐山真面目。结果一见之后，大为心服。

其中一人从此对女博士仰慕不已，疯狂上学术网站征求女博士网友。结果不幸碰到一个世纪恐龙，吓得屁滚尿流。

女博士的交际圈本不是一般的狭窄。但程曦却让韩默的生活圈子大大扩大了。

程曦一头俏丽的短发，邻家女孩般的灿烂笑容十分具有亲和力。气质决定吸引力。相处越久，越发觉得这女孩真诚可爱，活泼美丽，让人倾心。

究其缘由，程曦一是沾了专业的光。她读的是冷门中的冷门——哲学。有句话表达了人们对于哲学女的一般看法：“女人读哲学是女人的悲哀，也是哲学的悲哀。”女生学哲学就够冷门的



了——竟然还是宗教学这种奇奇怪怪的学科！只要一自我介绍，必然让人对她印象深刻至极。二是其人的性子爽朗宽容，有一股女生中罕见的江湖好汉的舒爽气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市井走卒一概一视同仁。因此程曦上九流、下九流交友无数，人面之广在女博中是罕见的。

因为认识了程曦，韩默的博士生涯就多了许多故事。

程曦的可爱之处，在于此人常常会做出一些疯狂但又让人觉得十分有趣的行径。晴川书院牛人辈出，因此图书馆里的书籍上往往有很多给人意外之喜的精彩批注。一次，程曦居然因为贪看这些横批和眉批，用了几个月时间疯狂地借书还书，不看内容专看书边——结果图书馆的管理员阿姨一看见这个“爱学习”的小孩就眉开眼笑——看到了好书，必然拿来与韩默分享。一次她拿来的一本《中国哲学史》上有这样一条眉批：“晴川书院人不像从前那么爱看哲学了”，程曦评曰：“短短一句话，居然一阵古风荡漾，惆怅婉约，意境悠远。”而另一本竖行版的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上有大字横批曰：“老子的头，上下都点晕了”，也让她赏识不已。

韩默和程曦有许多默契的双关语，这些双关语的产生多半来源于程曦独特幽默感的创造。比如韩默曾经讲过一个老笑话给程曦：

“有一天吸血鬼对上帝说：‘上帝，您太不公平了。’

上帝问：‘为什么？’

‘您看您把天使造得多美，白白胖胖，还有一双翅膀，真是人见人爱。可把我就造得黑漆漆的，所以人们才会喜欢天使不喜欢我。您能不能把我也造得可爱一点，让人们也喜欢我？’

上帝问：‘那你想变成什么样？’

‘仁慈的上帝啊，我也想要像天使一样白白胖胖的，有一双翅

膀，可最好偶尔还能吸点血。’

仁慈的上帝答应了吸血鬼的要求。

于是，吸血鬼变成了某女性卫生用品。”

说完故事以后的某天，韩默去找程曦：“你借一个‘那个’给我。”
程曦先笑眯眯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又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
是要‘夜间大天使’呢，还是要‘白昼小天使’？”

当时，韩默对程曦的钦佩之情简直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惟有一抱拳，长揖到地。

从今以后，只要在广播、电视中听到“天使”二字，两人都会眼
神交汇，一切尽在不言中。

因此认识程曦之后，韩默平淡的博士生活徒添了不少乐趣。

程曦天生一张娃娃脸，所以读硕士的时候，还有人问她高几的，
到博士时看起来也不过是本科生。有次坐一辆出租车，那司机见
了程曦就有点勾搭的意思，问程曦大几了，程曦回答说博一。那男
人立马有点蔫，问你们女博士是不是非男博士才嫁。心无城府的
程曦回答：“一家里要两个学历那么高的干嘛？”

那男人顿时就郁闷了：“早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也追个女
博士！”倒让程曦一时无言以对……

她身处以成员容貌而在本校研究生界小有名气的宗教学
系——不知道是不是对宗教有兴趣的人多少有点福报，晴川书院
宗教学系学生的五官正常率高居本校研究生界的前列。每当上课，
老师架起老花眼镜，从课桌这头看去，区区一个小系拥有的高学历
帅哥美女居然两只手数不过来，蔚为奇观，以致旁听生往往超员。
加上一般人对此系的研究内容了解得太少，颇有神秘感，于是有
不知内情的人士传言此系招生要观面相……